

管士光文存

管士光

士

光

第四卷

李白新论

*李白诗文名作品读



管士光文存

第四卷

*李白新论
李白诗文名作品读

人
文
大
学
版
社

本卷说明

本卷收入《李白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李白诗文名作品读》。《李白新论》是我与我的导师刘忆萱先生共同撰写的，在刘老师的指导下，我比较集中地写作了若干单篇文章，均收在其中。《李白诗文名作品读》是应一家出版社之约撰写的，完稿后编辑做了加工，准备发稿，据说新任社长认为包括本书在内的整个系列数十种选题都不应安排出版，遂将书稿退回，幸好有此次出版“文稿”的机会得以保存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原稿还有“注释”一项，因为此“文稿”收入了《李白诗集新注》，这部分注释就删除了，如果读者在阅读时有需求，可以参看第五卷。

目 录

李白新论

前言	3
李白所处的时代	8
李白的生平与家世	31
李白的生活道路与创作实践	49
李白的政治思想及具体主张	71
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及其表现手法	82
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96
李白的古赋八篇	113
李白的古诗五十九首	126
李白对乐府诗的继承与创新	142
李白的五、七言律诗	159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	173
李白的散文	190
李白作品的渊源与影响	205
历代对李白及其作品的评价	215
历代对李白集的整理与校注	229

李白诗文名作品读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239
白头吟	241

峨眉山月歌	244
巴女词	246
渡荆门送别	247
望天门山	249
望庐山瀑布二首(选一)	251
望庐山五老峰	253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255
长干行二首(选一)	257
金陵酒肆留别	260
横江词(六首选二)	262
夜下征虏亭	265
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	267
越中览古	269
乌栖曲	270
苏台览古	271
静夜思	273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275
行路难(三首选一)	276
古风(其十)	277
古风(其二十四)	278
梁园吟	280
梁甫吟	283
江夏别宋之悌	287
江上吟	289
襄阳歌	291
将进酒	294
春夜洛城闻笛	298
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299
丁都护歌	301
南陵别儿童入京	304
蜀道难	306

送友人入蜀	311
清平调词(三首)	313
子夜吴歌四首	316
从军行	320
塞下曲六首(选四)	322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325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327
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	330
灞陵行送别	332
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	334
月下独酌四首(选一)	336
鸣皋歌送岑征君	339
上李邕	342
金乡送韦八之西京	344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346
沙丘城下寄杜甫	348
梦游天姥吟留别	350
越女词(五首选三)	352
采莲曲	354
登金陵凤凰台	356
醉后赠从甥高镇	358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361
寄东鲁二稚子	363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366
古风(其三十四)	370
赠韦侍御黄裳(二首选一)	372
北风行	374
远别离	377
独坐敬亭山	380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382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384
听蜀僧濬弹琴	388

哭晁卿衡	390
清溪行	391
秋浦歌(十七首选三)	393
赠汪伦	395
宣城见杜鹃花	396
古风(其十九)	398
猛虎行	401
扶风豪士歌	405
永王东巡歌(十一首选三)	408
上三峡	411
早发白帝城	413
江夏赠韦南陵冰	415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418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	421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428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	430
鹦鹉洲	433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435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438
临路歌	440
关山月	442
玉阶怨	444
赠何七判官昌浩	446
山中与幽人对酌	448
劳劳亭	450
怨情	451
三五七言	452
哭宣城善酿纪叟	454
山中问答	455
大鹏赋 并序	457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461
与韩荆州书	463

李白新论

前　言

李白是千余年来为人们所热爱的伟大诗人，那大量“光焰万丈”“照耀太虚”的诗篇，从各个侧面反映出整个时代的历史面貌和时代气息，渗透着诗人“横扫六宇无前矛”的豪迈精神，展示了诗人崇高、洁净的心灵，获得历代文学评论家由衷的赞许和广大读者感情上的共鸣。李白永垂不朽的诗篇，真是家喻户晓，无论老少，几乎都能随口背诵几句，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吴融在其《禅月集序》中说：

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

皮日休说：

……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刘枣强碑文》）。

以上两节文字，道出了李白的诗篇能拨动读者心弦的奥秘。正因其“气骨高举”，乃能唱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反抗高歌；正因其“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乃能写出《蜀道难》、《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惊风雨”、“泣鬼神”，“奇之又奇”的诗篇，确如“鵠触巨海，澜涛怒翻”。另一方面，他的许多写景抒情的小诗，又如“春草绿波，无不可爱”。如《子夜歌》、《静夜思》、《采莲曲》、《怨情》等篇，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读之使人清心爽目，回味无穷。释德洪

说，“李太白诗语带烟霞，肺腑缠锦绣”（《跋苏养直诗》），颇有道理。

评论李白的诗文，若仅仅着眼于它的表现艺术，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联系产生这些诗篇的时代背景和诗人的生平遭遇，以及创作实践道路，探索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才能够见出诗人创作的深刻含义。严羽说：

观太白诗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率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之处可也（《沧浪诗话》）。

李白一生坚持“气骨”，追求理想，不屈服于豪门权贵，政治上屡受挫折，可是他“要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始终坚定不移。他热爱祖国，同情下层社会过着困苦生活的人民。他蔑视功名利禄，决不为个人的得失向权贵折腰，这就是他“气骨高举”的可贵品德。然而前人对李白及其作品的评价，亦不无偏颇之处，据《老学庵笔记》与《渔隐丛话》所载，均认为王安石曾批评李白，“因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在这里不须先加以封建传统观念之类的反驳，试先检查一下李白说妇人的诗是怎样说的？文艺作品的题材固然重要，可是问题的实质还在于怎样处理题材。李白写妇女的诗确实不少，但是除极个别的小诗略有不健康的描写外，几乎全是通过对妇女的描写，反映了封建专制社会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内心的痛苦，如《乌夜啼》、《北风行》、《子夜吴歌》，通过细节的描绘，展示出征人妻室的孤凄生活和内心痛苦，充满着诗人对诗中主人公的无限同情，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制造非正义战争，使得人民妻离子散的罪责，极为深刻。又如《怨情》、《玉阶怨》，以细腻而又概括的笔触，描绘出长期被禁锢在深宫内院的妇女的内心幽怨，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大量强选民间少女，长期禁闭深宫，以供他们享乐的罪行。唐代社会封建经济的发达，造成另一畸形的社会现象，即“商人重利轻别离”，甚至一去不复返，他们的妻子望眼欲穿，也盼不到丈夫归来，《长干行》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通过人物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设想，塑造了一个由天真活泼的少女到忧郁苦闷的少妇形象。另一类作品，更值得重视，如《秦女休行》、《东海有勇妇》，描写不惜牺牲生命，为亲人报仇的妇女，诗人还称颂她们的英勇说“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婴”。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这样对待妇女的态度，确是罕见的。李白笔下的妇女形象，都是容颜

美丽、性格纯真，而内心却积郁着各种深沉的痛苦。当然，诗人也有描写民间少女娇憨天真形象的诗篇，如《越女词》、《采莲曲》，以生动活泼的画笔，描绘出我国东南水乡民间少女的美好娇憨的形象，宛然如生。

在礼教森严的封建专制社会，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王安石也认为“说妇人”是“识见污下”，而李白却早已冲破传统束缚，用平等的态度，同情的笔触，塑造各种类型的妇女形象，确是难能可贵，这与诗人的叛逆性格是紧密相连的。至于“酒”，历代以来的诗人，在作品中表现饮酒的，不可胜数。像曹操那样的英雄人物，也吟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句，以抒发内心的感慨。曹植就更突出了，“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陶渊明几乎“篇篇有酒”（《扪虱新话》），也并未因此降低他们作品的艺术价值。何独对李白如此苛求？李白的饮酒，出蜀前的作品并无所表现；出蜀后，接触了广泛的黑暗现实，处处碰壁，政治抱负无从实现，酒才成为他诗中的常见之物。陈毅同志说李白“大不满现实，遂有游仙醉”，真是一语中的。

其他如诗人蔑视权贵的叛逆性格，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情下层社会人民的人道主义思想，都值得大加赞扬。严羽说读李白诗“要识其安身立命之处”，是颇有见解的。

作为李白作品的爱好者，愈读其诗，愈感到诗人的伟大，愈感到过去有的论者对李白的评价不够公允。写这部书的动机，就是希望对李白作一番较系统、全面的介绍。对李白的生平和创作作了较全面的介绍以后，又试图对他各种体裁的作品作较详细的艺术分析，指出它们的渊源和艺术特色。如古赋、古诗、乐府、律诗、绝句和散文，尽可能说明他各种体裁作品的独特风格。

李白的古赋八篇，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其实这些赋不仅艺术上有独到之处，内容上也很能表现李白的政治思想。在《大猎赋·序》中他表明写赋必须“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他的创作也真正实践了这一主张，他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的赋，只是“竞夸辞赋”，“不能以大道匡君”。他在《大猎赋》结尾提出对封建统治者明确的要求：“要使天人晏安，草木繁殖。六宫斥其珠玉，百姓乐于耕织。寝郑卫之声，却靡曼之色。”其主旨，也就是要“以大道匡君”。在表现艺术上，他虽然反对“竞夸辞赋”，并不是不重视作品的文采，而是精心锤炼，自铸伟词。

李白的古诗五十九首，全系托物寄意之作。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评价李白的诗文时说：

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矣。

古诗五十九首，写得古朴自然，改变了初唐以来某些沿袭梁陈浮艳绮靡的诗风。

李白的乐府诗，历来极为读者所欣赏，评论赞誉者亦大有人在。如说：

太白古乐府杳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至，然自是太白乐府（《艺苑卮言》）。

又如胡应麟的《诗薮》说：

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蜀道难》、《远别离》等篇，出鬼入神，惝恍莫测。

高棅的《唐诗品汇》说：

其（李白）乐府能使储光羲、王昌龄失步，高适、岑参绝倒，况其下乎？

这些评语，并非溢美。然而对李白乐府全部袭用旧题，有的论者也略有微词。实际上正是在这方面更可看到李白对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创新精神，他虽然全部袭用乐府旧题，内容却完全是崭新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诗人怀才不遇的内心苦闷，表达了深沉的寓意。

李白的散文，内容充实，风格多样，显示出诗人生活和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些散文可以窥见诗人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至其表现艺术则正如安州郡督马公所说：

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见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李白的律诗和绝句，颇富于动人的艺术魅力，历来为读者所喜爱，评论者亦颇不乏人。但是比较全面介绍的则还罕见。本书专有两文较详细地分析了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

李白创作的主要倾向，是积极浪漫主义的。本书专文介绍和分析了他作品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过去对李白的评论，一般都认为李白在政治上无可称道，说他的政治思想没有什么内容。本书对这个问题作了专文论述，并得出一个初步的论断，认为李白不仅有“要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而且还有具体的内容，即儒家的仁政思想及措施。这一论断是否确切，有待读者的指教。

本书虽系十几个单篇，但对李白的生平和作品，既有综合的叙说，也有专题论述，对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亦适当注意，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其次为了使李白的思想性格和生活态度表现得较突出，除一般史书的记载外，即使笔记小说之类的资料，也加以引用，希望能使读者增加对李白那种“笑傲万古空无人”的气质更加了解。近年来学术界对李白的研究不断深入，颇多创见，本书均加以客观的介绍。再则在论述各方面的问题，几乎都与李白某些名篇有关，引用作品时可能有重复之处，为了说明问题，很难完全避免。本书可能存在一些缺点甚至错误，诚挚地希望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刘忆莹，1985年12月于人大红楼

李白所处的时代

李白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生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卒于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一生活动主要在玄宗、肃宗时代。这正是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转折时期。李白便是这一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李白出生的时候，唐朝建国已经八十余年了。唐朝的建立者目睹了隋朝的覆亡，取得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唐太宗，更认识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的道理。因此，他特别注意纳谏，从而集中了臣下的意见，避免了许多失误。他特别赞赏魏徵“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见解，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以防已过。”（《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太宗还推行科举制，极力收罗人才，使中央掌握了用人权，寒门、商人也有了入仕的途径。《唐摭言》卷一云：

（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唐初统治者的这些政治措施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为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环境。同时，唐初统治者认识到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意义，太宗曾对侍臣说：

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
(《唐摭言》卷一)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初实行了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前者使隋末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部分土地，后者使赋税较前朝轻，也较合理，因而农民有了一定的积极性，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通典》卷七云：

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日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

太宗以后，虽然宫中几易其主，但太宗的一些政策措施基本上延续下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长期积累，至开元年间，唐朝历史进入了另一个高峰——“开元之治”。这一时期长达二十余年。史书常将开元与天宝并称，誉为“盛唐”。

李隆基十分羡慕曹操的政治才能，为太子时常自称阿瞒。长期的权力之争使他具备一定的社会经验，开元初所任用的大臣都比较适当，姚崇、宋璟都是一代名相。姚崇曾向玄宗上奏十事，如行法必自亲近者始、废除苛捐杂税、不幸边功等，玄宗表示“朕能行之”。宋璟也精于吏治，守法不阿，却讷尚实，不事虚文，敢于犯颜直谏，深得玄宗信任。君臣协力，励精图治，继续推行均田制，开展检田括户运动，与豪强大族争夺土地与劳动力；同时在全国兴修农田水利，如著名的蔡州新息县玉梁渠，灌田三十余万亩，这对农业发展有很大作用；手工业与商业在开元年间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许多商业都市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也出现了许多大商人，如“常以金银垒为屋”的“都中巨豪”王元宝等。(见《开元天宝遗事》)与唐朝的政治经济相适应，交通业也日益发达。当时以长安为中心，道路四通八达，东至宋汴，以达山东半岛；西至凤翔，以入西川；西北至凉州，以通西域；北至太原、范阳；南至荆、襄，直到广州。沿路共建驿站一千六百余处，为过往官员和旅客提供了方便。同时，还有以运河为主的水路，也十分便利。总之，开元初我国封建经济进入了特别繁荣的时期，如

时人沈既济说当时“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通典》卷一五《选举典》《历代制》下）；唐人元结也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全唐文》卷三百零八《问进》第三）《通典·食货典》所言更为详细：

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州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恃寸刃。

《新唐书·食货志》也常被引用：

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六十余万斛，庸绸绢七石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万余端。

这些记载难免有所夸张与溢美，但当时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发展较快，人民的生活也比较好过一些，应是无疑的。因而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人们自然会为国家的强大感到骄傲与自豪，对民族的前途充满自信。李白的《长歌行》生动地表现了那个时代赋予人们的进取精神：

桃李得开日，荣华照当年。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泉。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

但是，在繁荣的表面下，唐朝社会又有着深刻的矛盾，突出的便是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册府